

· 國學精華讀本 ·

焚 書

刘悦雪◎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精华读本/刘悦霄编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7

ISBN 7 - 204 - 08507 - 8

I. 国… II. 刘… III. 国学—通俗读物

IV. Z12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1537 号

国学精华读本

刘悦霄主编

责任编辑 娜 拉

封面设计 骧 平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印 张 298 印张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 - 204 - 08507 - 8/I · 1776

定 价 1152 元 (全 40 册) 本册定价: 28.80 元

前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积累的文化中的精华,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古典文学有着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优势,那就是它极高的文化含量。学习者不仅从中得到全面的知识素养,而且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醇厚的道德人格。毫无疑问,文化经典往往是古代圣贤人的懿行嘉言。面对中国如此博大精深文化,中国人必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中华古典文学珍品介绍给广大读者,我们精选版本,重新整理,博采众家之长,最终编纂成《国学精华读本》系列书籍。

中华古典文学涉及领域广泛,种类繁多,远非我们所能面面俱到地兼收并蓄,所以我们主要收集流传久远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作品,意在使优秀作品能为当代读者所接受理解。为此我们对作品重新选编、选译、选注。对其中疑难句段做重点注释,突出主题,把最为精华的部分展现给读者。相信《国学精华读本》系列会帮助读者加深对古典作品原著的理解,做到开卷有益。

本系列书的编排定位,以帮助我们达到精读为目地,同时充分考虑到读书兴趣及经济承受能力,对有些典籍的内容,进行了部分删减,从而既注重了古典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和普及性,又充分体现了轻松读书、娱乐读书的宗旨。

因我们水平有限,未能使案头工作更上一层楼,不免心存遗憾。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努力了,见到了成果。相信广大读者能和我们一样,畅游于古典文学珍品的海洋,博览群书,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

目 录

李温陵传 (1)

卷一

书答 (5)

卷二

书答 (39)

卷三

杂述 (76)

卷四

杂述 (108)

卷五

读史 (136)

卷六

四言长篇 (166)

五七言长篇 (167)

五言四句 (169)

六言四句 (175)

七言四句 (175)

五言八句 (181)

七言八句 (184)

李温陵传

李温陵者，名载贻。少举孝廉，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校官，徘徊郎署间。后为姚安太守。公为人中懊外冷，丰骨棱棱。性甚下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学，有道学先生语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潜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语言文字之表，诸执筌蹄者了不能及。为守，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禄俸之外，了无长物，陆绩郁林之石，任昉桃花之米，无以过也。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

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遂携妻女客黄安。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体素羸，澹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后妻女欲归，趣归之。自称“流寓客子”。既无家累，又断俗缘，参求乘理，极其超悟，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狮子进乳，香象绝流，发咏孤高，少有酬其机者。

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脱，恐子侄效之，有遗弃之病，数至箴切。公遂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钞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鬣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摭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书，每研墨伸楮，

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其得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腕万钧，骨棱棱纸上。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栊，遂去其发，独存鬓须。公气既激昂，行复诡异，斥异端者日益侧目。与耿公往复辩论，每一札，累累万言，发道学之隐情，风雨江波，读之者高其识，钦其才，畏其笔，始有以幻语闻当事，当事者逐之。

于时左辖刘公东星迎公武昌，舍盖公之堂。自后屡归屡游：刘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云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无何，复归麻城。时又有以幻语闻当事，当事者又误信而逐之，火其兰若，而马御史经纶遂躬迎之于北通州。又会当事者欲刊异端以正文体，疏论之。遣金吾缇骑逮公。

初公病，病中复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转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问马公。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臣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愿从。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门之牋尼马公行者纷至，其仆数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马公不听，竟与公偕。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崛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剃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时马公以事缓，归覲其父，至是闻而伤之，曰：“吾获持不谨，以致于斯也。伤哉！”乃归其骸于通，为之大治冢墓，营佛刹云。

公素不爱著书。初与耿公辩论之语，多为掌记者所录，遂哀为之《焚书》。后以时义詮圣贤深旨，为《说书》。最后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南京，是为《藏书》。盖公于诵读之暇，尤爱读史，于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窥。以为世道安危治乱之机，捷于呼吸，微于缕黍。世之小人既侥幸丧人之国，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

名心太重，护惜太甚，为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静无为、行所无事之旨，与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乱。而世儒观古人之迹，又概绳以一切之法，不能虚心平气，求短于长，见瑕于瑜，好不知恶，恶不知美。至于今，接响传声，其观场逐队之见，已人人之骨髓而不可破。于是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凡古所称为大君子者，有时攻其所短；而所称为小人不足齿者，有时不没其所长。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矫枉之过。不无偏有重轻，而舍其批驳谑笑之语，细心读之，其破的中窾之处，大有补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为得罪于名教，比之毁圣叛道，则已过矣。

昔马迁、班固各以意见为史：马迁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游侠，当时非之；而班固亦排守节，鄙正直。后世鉴二史之弊，汰其意见，一一归之醇正，然二家之书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读不终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状，何也？岂非以独见之处，即其精光之不可磨灭者欤！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庄子》，然未有因读《庄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读《庄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韩子》，然未有因读《韩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必读《韩子》也。自有此二书以来，读《庄子》者撮其胜韵，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读申、韩之书，得其信赏必罚者，蚩足以强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诸葛，亦手写之以进后主，何尝以意见少驳，遂尽废之哉！

夫《六经》洙泗之书，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太多者，亦能留滞而成痞，故治者以大黄蜀豆泻其积秽，然后脾胃复而无病。九宾之筵，鸡豚羊鱼相继而进。至于海错，若江瑶柱之属，弊吻裂舌，而人思一快朵颐。则谓公之书为消积导滞之书可；谓世间一种珍奇，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书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观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

然而穷公之所以罹祸，又不自书中来也。大都公之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谈用世之略，谓天下事决非好名小儒之所能为。本狷洁自厉，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恶枯清自矜，刻

薄琐细者，谓其害必在子孙。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长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以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排拓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钟会如奴隶。鸟巢可覆，不改其凤味；鸾翮可铄，不驯其龙性。斯所由焚芝锄蕙，衔刀若肤者也。嗟乎！才太高，气太豪，不能埋照涵俗，卒就囹圄，惭柳下而愧孙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公晚年读《易》，著书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舍亢入谦，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书，若《阳明先生年谱》，及《龙溪语录》，其类多不可悉记云。

或问袁中道曰：“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予曰：“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汨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鸾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所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矣。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若夫幻人之谈，谓其既已髡发，仍冠进贤，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谓蟾蜍掷粪，自其口出者也。”

袁中道

卷一·书答

答周西岩

【原文】

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无情，难告语也；贤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难告语也。除是二种，则虽牛马驴驼等，当其深愁痛苦之时，无不可告以生知，语以佛乘也。

据渠见处，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识渠半生以前所作所为，皆是谁主张乎？不几于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谓目前不敢冒认作佛。既目前无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时，佛方真有，则今日不作佛时，佛又何处去也？或有或无，自是识心分别，妄为有无，非汝佛有有无也明矣。

【译文】

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是生下来才知道事物的，没有一个事物不是出现后才被人了解的。也没有生下来不久便懂事的，只是自身并不知道，然而又不能不使它知道的。只是土、木、瓦、石不能让它明白事物，因为它们无性情，自己又不能用言语讲话；贤人，智者，愚人，不肖的，都不能不让他们明白，因为他们有性情，除了这两种情况，即使是牛、马、驴、驼等，当它们烦恼痛苦时，都可以显示给人类知道，用佛家思想上看，是可以有言语表明的。

根据渠这个的见解，和处事，就象有人生而知之，又有人生而不知。生而知之的便是佛，而生而不知的就未必不是佛。半生以前，我不知道渠这个人的所作所为，那都是谁的主张呢？在接触日常生活就不知道吗？不知道尚还可以，只是自己说当时不敢冒然学道。就算当时没有得道，他日又怎么能得道呢？如果以后悟佛

道佛才真的存在，然而今天不修佛道，那佛又在哪儿呢？或有或无，只是心里的想法不同，随便的论其有无，并不是你心中领悟到了真正的有无，这样，有与无也很分明了。

【原文】

且既自谓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谓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也。既无以自立，则无以自安。无以自安，则在家无以安家，在乡无以安乡，在朝廷无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于人也。吾恐纵谦让，决不肯自谓我不成人也审矣。

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毕然后学佛，则是成佛必待无事，是事有碍于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无益于事也。佛无益于事，成佛何为乎？事有碍于佛，佛亦不中用矣，岂不深可笑哉？才等待，更千万亿劫，可畏也夫！

【译文】

就算是你认为不可成佛，就可以认为自己一生之中不能成人了吗？我不知道凭借什么存在于天地之间。既然不能自立，就不会自安。不能自安，就算在家也无法治家，在乡也不能治乡，在朝廷也没什么可以安治国家的。我又不知道怎样生活，怎样面对世人。我虽然恐怕放纵自己，谦和，决不认为自己不能成人啊！

既然可以成人，又有什么佛道参透不了，难道还等待以后的时光吗？世间难道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吗？若一定要等到做官，娶亲等事完成以后才学佛道，那么成了佛又有何用，这些世俗凡事有碍于参禅学道的；因为世事而不能修佛道，那修佛道也无益于世事。修佛道不利于世事，成佛为了什么呢？世事有碍于成佛，修佛道不中用了！难道不可笑吗？等待光阴逝去，会有数不清的劫难，可怕啊！

答周若庄

【原文】

明德本也，亲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乱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则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而谓所薄者厚，无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谈者，乃舍明德而直言亲民，何哉？不几于舍本而图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意者亲民即明德事耶！吾之德既明，然后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当如是，非谓亲民然后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谓也！

【译文】

明正的仁德是根本，而在人民中推广是枝末，所以说“物有本末”，《大学》中又说“从天子到平常百姓，都是以修身为本。”假如不修明德只修自身，是乱本而求末节的错误作法，怎么可行。人要达到至厚，一定要修身明德，假使不能明德便修身，那么想使其丰厚的却变得浅显，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会降低标准，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所以说“未之有也”。今天的谈论者，就是要舍弃明德而要直接对人民讲推广，为什么呢？不就等于舍本而求末，轻视所应该重视的，而最终想重视也不能了！亲民就是明德之事吗？我所讲的仁德就是明正，然后再推广天下使这种明德在世间发挥作用，那些德之人对于自己修养，对于事物发展，顺其理性，应当如此，并不是说先在人民中间推广这种思想，再修德明正！

【原文】

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强人之所本无。故又示之曰：“在止于至善”而已。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由是而推其余者以及于人，于以亲民，不亦易易乎！故终篇更不言民如何亲，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如？盖格物则自无物，无物则自无知。故既知所止，则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观《大学》如此详悉开示，无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赞之曰：“人能知止，则常寂而常定也，至静而无欲也，安安而不迁也，百虑而一致也。”今之谈者，切己自反，果能常寂而常定乎？至静而无欲乎？安固而不摇

乎？百虑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许，明德自任，而欲上同于大人亲民之学也！然则颜子终身，以好学称，曾子终身以守约名，而竟不敢言及亲民事者，果皆非耶，果皆偏而不全之学耶！

世固有终其身觅良师友，亲近善知识，而卒不得收宁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尝一日亲近善知识而遂以善知识自任，可乎！

【译文】

那有明德的人，我认为是根本，在天下推广明德，也不是勉强人舍弃以前所坚持的根本。所以又阐述说：“目的是要人们达到至善”。无善无恶，是所说的善的极点，从而可以知道“止”的含义，就是使明德被光大推广才是完全达到了“至善”。由此可以推及到人和其它事物在人民中推行新思想，不也容易改变现状吗？所以，在文章全篇都不说民如何更新思想，而只推广明德；也不去阐述仁德如何如何的高尚，而只是说明德便可以至善；不去讲善有多么多么的好处，而只说有善便可“止”；不说止有如何的明智，而直接说明了按着事物的规律行事便可顺利达到目的。所讲的格物是什么呢？所达到的又是什么呢？那格物就是看不到的抽象规律，若没有规律存在，那么便没有智的存在，所以有智才有所止，那么所了解事物便会达到一个层次；如果所学的不能有一个高度，那就是说没学到什么。我读《大学》这样的详悉阐发无非是因为现在的仁德尚还不够明大，人们的认识水平还不够高，所以又赞叹道：“人是能达到的，常常静下心来，思索事物本质，达到无欲望，以常态固神不轻易改变，多思考就会想通了。”今天的论谈者，所做的正好相反，这样怎能常寂常定呢？又怎能达到至静无欲的境界呢？怎能不动摇改变己身呢？又怎能思索得到本质呢？是不可知道的。无奈的是常以知道一点便满足，明德总会被任用，一定会凌驾于新民之上的！然而颜回一生，以好学闻名于世，曾子一生凭借信守约定知名，他们这样的仁德之人都不敢言亲民之事，这可见，确实不对，确实是偏激不全的学说啊！

世上本常就有终其一生而求良师谊友的人，对人和善，好学，而最后仍不能达到“极限”的人，很多很多，何况没有一日的好学，

近善，便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可能吗？

与焦弱侯

【原文】

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诣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自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洁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饮食非不切切于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钓者，则未尝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鱼也。欲求三寸之鱼，亦了不可得矣。

今夫海，未尝清洁也，未尝甘旨也。然非万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盖能活人，亦能杀人，能富人，亦能贫人。其不可恃之以为安，倚之以为常也明矣。然而鸱鸢化焉，蛟龙藏焉，万宝之都，而吞舟之鱼所乐而游遨也。彼但一开口，而百丈风帆并流以入，曾无所于碍，则其腹中固已江、汉若矣。此其为物，岂豫且之所能制，网罟之所能牵耶！自生自死，自去自来，水族千亿，惟有惊怪长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见乎！

【译文】

常人就像是流水一样，豪杰就像水中大鱼一样。要求得到大鱼，就必须到水中去；要想求得豪杰，就必须在不平常人中寻觅。这是自然的道理。现在有一口井，不是不清洁，味不是不甜美，每天饮食并不是不关系到人们的生活，一会儿都不可缺少。然而象任公那样钓鱼的人，又不是没有尝过井中之水，那为什么呢？因为井不生鱼，即使想钓一条三寸的小鱼，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大海，海水并不清洁，味也不甜美，然而，不是十分巨大的船都不敢入，不是生在海边的人都不敢游泳。大概是海能养活人，也可以吞没人，能使人富，也可使人贫。千万不要用固定不变的眼光来看它。然而鸱鸢大鸟能在这里变化，蛟龙藏身于此，是很多宝贝都汇集这里，而能吞船的大鱼却能在这快乐遨游。大鱼只要一张嘴，百丈风帆都流进口中，决没有问题，它的腹中就象汇着江水，汉水。象这样的庞然大物，打猎的渔人又怎能制服它，鱼网

又怎能牵制住呢！自生自灭，自去自来，千亿的水族动物，只有做叹息而已，何况那些人尚未见到的呢？

【原文】

余家荃海，海边人谓余言：“有大鱼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刀，是鱼犹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复乘之而去矣。”然此犹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余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滨，同官滇中，亲为我言：“有大鱼如山，初视，犹以为云若雾也。中午雾尽收，果见一山在海中，连亘若太行，自东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则是鱼也，其长又奚啻三千余里者哉！

嗟乎！豪杰之士，亦若此焉尔矣。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则其人可谓智者欤！何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贤圣，而乃索豪杰于乡人，则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贤圣之路矣。所谓北辕而南其辙，亦又安可得也！吾见其人决非豪杰，亦决非有为圣贤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杰，决无有不识豪杰之人；若是真志要为圣贤，决无有不知贤圣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钓鱼之理也！

【译文】

我们家在海上捕鱼，海边人对我说：“有一条大鱼进入河道，连潮汐都无法退去。曾招集百十来人，拿着刀斧，直接上到鱼背上，随意乱砍，连砍无数刀，而大鱼依然如故，不久，涨潮了，大鱼又顺水游走了。”然而这条鱼仍是小的。鱼随波浪进入港口，港可容身，那条鱼受的苦还不太大。我有一个姓莫的朋友，住在雷海之滨同在滇中做官，亲口对我说：“有大鱼象山一样开始看见，以为云雾。中午雾散尽，果然见在海中有一山，横亘太行，从东到西，直到过了半个月才不见。”那么这条鱼，长又何止三千里呢！

可叹！豪杰之士，也就象水中鱼一样。现在若在乎常乡人中寻求豪杰，如同井中钓鱼，怎可得到呢？豪杰可以说是智者，为什么呢？豪杰的行为决不是乡人所欣赏的，而乡人之中也决不会产

生豪杰。古今的贤人圣人都可以有豪杰的行为，不是豪杰而成了圣贤的，自古就没有。现在心急切万分，想要和天下豪杰共为贤圣，于是就在乡人中求索，不但失却豪杰，又迷失了圣贤的道路。所说的南辕而北辙，又怎能得到呢？我看那个人决不是豪杰，也决没有圣贤的真正志向。为什么呢？若是真豪杰，决对没有不识豪杰的人；若要立志想成为圣贤决对没有不知圣贤之路怎么走的。哪里又怎么有坐井钓鱼的道理呢？

答邓石阳

【原文】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于伦物上加明察，则可以达本而识真源；否则只在伦物上计较付度，终无自得之日矣。支离、易简之辨，正在于此。明察得真空，则由仁义行；不明察，则为行仁义，入于支离而不自觉矣。可不慎乎！

【译文】

穿衣吃饭，人之常理；除了穿衣吃饭，就没有常理了。世间类似穿衣吃饭的事物有很多，所以仅举衣、饭为例，世间其它道理均在其中，除衣饭之外，又有很多与百姓生活不相同的。有学问的人应当在常理上识别真假，不应在常理上再辩常理。所以说：“在平凡事物中明查秋毫，在人和人之中求得思想。”在常理之上加以明察那样就可以达到根本而求得源头；否则只在常理上猜测不停，最终不会有收获。支离、易简的辩论，正在于此。明察得真空，那是因为行了仁义；不能明察，是因为有仁义之心，却没有行动，走了同支离同样的路而不自知，可要谨慎啊！

【原文】

昨者复书“真空”十六字，已说得无渗漏矣，今复为注解以请正何如？所谓“空不用空”者，谓是太虚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

若人能空之，则不得谓之太虚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学者专以见性为极则也耶！所谓“终不能空”者，谓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染了一点尘垢。此一点尘垢便是千劫系驴之橛，永不能出离矣，可不畏乎！世间荡平大路，千人共由，万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别，则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

弟老矣，作笔草草，甚非其意。兄倘有志易简之理，不愿虚生此一番，则弟虽吐肝胆之血以相究证，亦所甚愿；如依旧横此见解，不复以生死为念，千万勿劳赐教也！

【译文】

昨天又写了一遍“真空”十六字，已讲得十分明白了，现在又为它注解，你想怎样解释呢？所谓“空不用空”者，是太虚之本性，并不是人力所及。如果人能弄清楚，就不叫太虚了，有何奇妙，而想学的人却专以此为极点。所说“终不能空”就像有一丁点人力，便有了一分真空，人力去塞了一分真空，便很可能使自然受到尘垢。这一点尘垢产生，虽然很少，但也永远不可清洗干净了，不可怕吗？世间平坦的大路，千万人共同行走，我走这条路，你也在走，全邑的人都在这样行走。如果生硬的把人群分开，反倒不如百姓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可幸啊！

我老了，文章了草，词不达意。你若有修改典籍的志向，不会虚度此生，我虽有肺腑之言来助你作为参考，十分高兴情愿；若兄依然坚持你的看法，不再以生死为念，就千万不要再回信辨析了！

又答石阳太守

【原文】

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学，非虞廷精一之学也。精则一，一则不二，不二则平；一则精，精则不疏，不疏则实。如渠老所见甚的确，非虚也，正真实地位也，所作甚平易，非高也，正平等境界也。盖亲得赵老之传者。虽其东西南北，终身驰逐于外，不免遗弃之病，亦其迹耳，独不有所以者乎？迹则人人殊，有如面然。面则千万其